

# 大年夜

耕心著

# 大年夜

必翻 所版  
究印 ※ 有權

心 耕：者 作

銘 玉 周：人行發

社 版 出 志 立：者版出

局 書 志 立：所行發

號二巷一十四街康永市北台：址 社

號九三四五三三：話 電

號一六四字業台版內：證 記 登

號三一三三戶賬撥郵：處 購 郵

九 新冊每：價特

版初月二十年〇七九一

## 立志文叢序

近幾年來，文藝叢書，如雨後春筍。

這可喜的現象，充分說明，創作和欣賞兩方面，都不斷走向高興趣和高水準。

從前有人說我們這裡是『文化沙漠』，現在，事實證明，那一種說法，欠忠厚，不公允。

也有人說：從紙張消耗量，可以具體測知文化水準。要印書，當然離不開紙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願望——用好紙印好書。同時，在印刷和裝訂方面，也要盡可能求精求美。

書籍的製作，本身就是一種藝術。內容够水準，固然是最基本的條件，而在形式方面多求改進，予人美好的印

象，和愉快的感覺，我們認為也很重要。

要替好書下一個絕對的定義，似乎相當困難，因為各人審視觀點不盡相同。但是，思想純正，情感真摯，寫作態度嚴肅，文字技巧純熟，這些原則，相信可得您的支持與首肯。

『立志文叢』的印行，不是創舉，而是追隨出版界諸先進之後，在文化復興與偉大號召之下，僅守崗位，貢獻微薄的心力，為寫作界和讀書界提供熱誠的服務。

由『沙漠』而綠洲，決不是奇蹟。

寫作界、讀書界、出版界、精誠合作，花團錦簇的好景，不久定可出現！

一九六五

年十一月十二日 周 玉 銘 識

# 錄目

|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大年     | 夜     | ..... | (一)  |
| 恩廣老和尚  | ..... | (一七)  |      |
| 十年後    | ..... | (二九)  |      |
| 鳥      | ..... | (四七)  |      |
| 友      | 情     | ..... | (五五) |
| 賣藥的人   | ..... | (六五)  |      |
| 酸梅湯    | ..... | (七九)  |      |
| 落葉     | ..... | (九一)  |      |
| 二斤五花肉  | ..... | (一〇二) |      |
| 銅指環    | ..... | (一三〇) |      |
| 來客     | ..... | (一四六) |      |
| 李老爹    | ..... | (一六三) |      |
| 綁票     | ..... | (一七九) |      |
| 蕙表姐的照片 | ..... | (一八七) |      |
| 蛙人過河   | ..... | (一九六) |      |

## 大年夜

——我只能藉飢食養育我的靈魂。——

紀德：地糧

除夕夜，鞭炮劈劈拍拍地炸得十分熱鬧。

高寒節洗過手臉，恭恭敬敬地在鍾馗的像前點燃一對大紅燭，插了三柱香，獻上三盞清茶，跪在地上三拜九叩，默默祈禱。

「寒節，你那套行頭都準備好了，穿上試試。」高太太鬢髮灰白，黑眼眶裡可以塞進去胡桃，雙手抱着一團藍布走出來說。

高寒節抖開那團藍布，却是太太的舊衣服改縫的一件藍袍。他雙手展着翻來轉去地看着，苦笑：「這不成了花子拾金穿的富貴衣嗎？」

「祇要是藍的就不離譜兒，鍾馗沒有得中進士，嘔氣碰階自殺，我猜想他也不是富貴人，你穿上看合不合身。」高太太提着藍布往丈夫肩上披。

高寒節穿上藍袍。太太上下端詳一番，微笑地點點頭。他舉起胳膊，搖晃兩下肩說：「帽子和鞋呢？」

「有，有，不過，鞋子不是皮子的，帽子是比照城隍廟裡武判官的式樣縫的。」高太太急忙取出藍布帽和青布鞋。丈夫坐下穿鞋，她幫他戴上帽子。「你看，吳道子筆下的鍾馗那會是我這種可憐相，我這張臉，化裝白無常倒能吓死人，化裝鍾馗却要笑死人！」高寒節抬頭看看壁上的鍾馗，放下手裡的鏡子說。

「人家跳加官送財神都戴着面具，我也給你做了個面具。」高太太取出一個孩子玩的紙壳面具，上面糊層白紙，照着壁上鍾馗的像畫上鼻子眼睛和眉毛。

高寒節向太太伸出大姆指，把面具套在臉上，對着鏡子說：「凌雲穿什麼衣服？」

「他裝扮小鬼，當然是穿大紅衣服。」高太太取出一件小紅袍。

「我的藍袍是舊衣服七拼八湊改的，他的紅袍是新布縫的，不配襯吧？」高寒節抖開小紅袍說。

「我看很配襯，虧你是寫文章的人，這裡面的道理看不透。」高太太白丈夫一眼。

高寒節疑問地看着太太。

「鍾馗捉鬼，公正無私，是忠義廉節之人，工作忙碌，無暇自顧，所以，他穿的破舊。小鬼都是貪贓枉法之徒，自私自利，所以，他們的外表修飾得漂漂亮亮，容易叫人上當。」

「我應該把爬格子的工作讓給你，我來煮飯洗衣。」高寒節向太太風趣地笑笑：「蝙蝠都剪好了嗎，還有我的竹劍削好了沒有？」

「都好了，我去叫醒孩子們，早點出去，多跑幾家。」高太太轉身往裡去。

三個孩子走進客廳，高太太給讀六年級的凌雲穿上小紅袍，腰裡圍一圈花布做的獸皮，絲線編的鬼髮從頭頂披下來，戴上綠色的鬼面具。讀高中的壯志背上裝滿紅紙蝙蝠的書包，脖樑骨上掛一面鼓。讀初中的志乾背隻空書包，手裡拎着一面鑼。

高寒節左手捏兩隻紅紙蝙蝠，右手執劍往空中揮動，鑼鼓倉倉東東地響了起來。

小鬼踢開右腿，8字形來回蹦跳，鍾馗高舉竹劍，在後面追趕。小鬼彎着腰一步一回頭，神態十分恐懼，鍾馗怒喝一聲，竹劍劈了出去，小鬼匍跌倒地，渾身顫抖。

志乾從哥哥書包裡拿出兩隻蝙蝠，雙手送到母親面前，鞠一躬說：「鍾馗爲府上祛邪送福，府上四季平安。」母親接過蝙蝠，送他一個紅包。

「你們聽着，」高寒節對孩子們說：「這是爲了家庭的生活，和你們下學期的學費和補習費

，我們才這樣拋頭露面，變相地去向人家乞討，你們這樣大了，應該很懂事，諒解我。」

兩個讀中學的孩子點點頭，讀六年級的老三急忙跟着。

「爸爸極不願意這樣作，你們知道借貸已經無路，米店雜貨店、煤球店不再賒給我們東西。我們是讀書人，不能作犯法的事情，只有趁着過年，這樣去向人家乞討。爸爸爬了三十年的格子，雖然沒有名，可是，我的作品也會感動過好多人流淚，我能顧不得面子，你們小小年紀還怕什麼呢？我知道你們心裡難過，爸爸心裡比你們更難過。」

三個孩子垂下頭輕輕地抽泣。

高寒節也垂下了頭，一顆晶瑩的淚珠掉在藍袍上。

「爸爸！我將來長大了當工程師，賺很多錢來養活爸爸媽媽。」裝小鬼的孩子抹着臉上的淚說。

高寒節抬起淚痕斑斑的臉，伸手摸摸小兒的頭，套上鍾馗那面具，領着孩子們出了大門。

倉東倉，倉東倉。

「看啲！看啲！高家伯伯，高家哥哥好會玩呀！」

「他們玩判官小鬼。」

「不是，是范謝二將軍。」

「玩一個吧！」

「讓我打一下鼓。」

「讓我敲一下鑼。」

高寒節撩袍揮劍打了掃堂腿。

「啊——呀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

孩子們鬧叫着四下散開。

「哈哈哈！」大人們也跟着笑了。

高寒節的臉龐在面具後面淌汗：「孩子們心裡擔得起這些笑聲不？」他暗忖着跺了一下腳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笑的浪潮四面八方排山倒海湧來。

倉東——倉——東倉。

高寒節聽出鑼鼓合不上拍節，心裡默默地思忖：「唉！孩子的臉皮太薄了，我兒，下輩子你們脫生狗，也不要再作窮作家的兒子！」

小鬼一團火滾到一家商店門口，鍾馗掌劍追了上去。

屋裡走出一個老婦人，雙手合掌，看他們表演。

小鬼蹦蹦跳了三圈，鐺馮踢腿劈劍，紅袍匍跌倒地。

「鍾沙米？」老婦人說。

「幹什麼的？」

看熱鬧的人嗡嗡然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

「阿巴桑，鍾馮爲府上祛邪送福，府上四季平安。」打鑼的孩子急忙上前向老婦人解釋，雙手奉上一對紅紙蝙蝠。

老婦人笑瞇瞇地接過「福」，給他一個紅包。

「好多？」鍾馮的面具問打鑼的孩子。

志乾撕破紅紙，舉起兩枚一元的硬幣。

紅袍蹦蹦向下一家商店，高塞節一壁追趕，一壁盤算：「一家兩元，一百家兩百元，一天走個一千多家，比我爬兩個月的格子賺的還多，一月過次年，便不愁生活了。」

走完延平北路，過北門平交道，他們四人平排。高塞節一矮身子，右手伸進志乾的書包，心裡一陣高興。「只走了半條延平北路，就得了這樣多紅包，三天年過去，大概可以得幾千塊錢，除了還債，都給你們花用。」他笑嘻嘻地對孩子們說。

「爸爸！過年我沒有得玩，過了年，帶我去逛兒童樂園和動物園。」小鬼這時才敢仰臉正視

鍾馗。

「我的膠鞋底穿了三個洞。」打鑼的孩子說。

「我的褲子膝蓋和屁股不能再補了。」打鼓的孩子說。

過了平交道，鍾馗的袍袖突然被人抓住。

「寒節兄，你怎麼搞這玩意？」一位西裝筆挺紅臉龐的中年人疑惑地看着面具。

「啊！慕容兄，我戴着面具，這身打扮，你怎麼認得是我？」面具後面的臉突然燒得像一隻烤地瓜。

「我從你的步態和後影認出的，你這是為什麼？」紅臉笑得滿面春風。

「過不去年，孩子們下學期的學費繳不出來，趁過年，出來找幾個喜錢，好久不見，你很有意思呀！」面具後面的眼珠向西裝上下打量。

「可以過就是了，手中不寬鬆，你怎麼不去找我呢？我認識幾個出版商，只要你肯寫，一月萬兒八千的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「真的啊？」

紅臉的鼻尖對着面具後面的耳朵：「你把××和尚和××和尚和肉×團脫胎換骨，紅兜肚變成肉色三角褲搬到台灣就行了。你不好出面，把稿子交給我，保險你三月後，家裡富足有餘，嫂

夫人和孩子們的臉不再是乾菜葉。」

面具左右搖擺：「我不會寫這類東西。」

「你客氣。」紅臉龐上的笑容，突然由夏天變成了冬天。

面具再搖擺幾下。

紅臉龐擠擠眉毛，嘴尖對着藍袍的肩膀：「我知道你很固執，可是，你在大年初一，帶着兒子在街上耍這玩意向人家討錢，不見得很氣節吧，嘿嘿！」

「老兄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！」鍾馗使力握握劍柄，祇恨它是竹削的。

「嘿！不識抬舉！」紅臉龐向藍袍瞪了一眼，調頭走了。

「可不要再碰到熟人，尤其不要碰到孩子們的老師和同學。」高寒節瞟一眼孩子們血紅的臉，感到心裡插了把刀。渾身哆嗦了一下，領着行列穿越馬路。

怕見鬼偏偏撞到鬼，在一家書局門口，又一位穿西裝的中年人，一把抱住了他的左手。

高寒節從面具的眼洞裡打量一下面前的人，認出他是文風雜誌的發行人兼主編，熱着臉說：

「正忠兄，慚愧，請別見笑，爲了生活和孩子學費。」

「哦！我不知道你的情形這樣困難，抱歉得很。現在請回家去吧！這是兩千，你先拿回去。過了年，我找兩位朋友再給你想辦法。」主編掏出兩疊百元的鈔票，向藍袍的手中塞去。

面具搖搖頭說：「謝謝你的盛情，請你以後不再壓我的稿子，我就感激不盡。」

「你拿着吧！哦！我想起來了，我那裡還有你的兩篇稿子，對不起，我不是存心壓你的，實在是稿子太多，我的記憶力太壞。這樣吧！這兩千元只當那兩篇小說的稿費，發表後，如果不够，我再補你。」主編把鈔票裝到打鼓孩子的衣袋裡。

「謝謝，以後把我最好的稿子寄給你。」高寒節感激地說。

「再見。」主編擺擺手走了。

倉東倉，倉東倉。

他們往下一家走。

「以前他壓我的稿子，我總是懷疑他把我的稿子留作備用填空。照剛才的情形看來，他還很有人情味。」

在一個十字路口，紅燈亮了，他們的行列停在街頭，一陣風吹掉了鍾馗的面具。

「他不是高寒節嗎？我在一本雜誌上看過他的照片。」

「是，是他！」

「啊！作家，過年出來搞這把戲！」

「高寒節，可憐的作家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紅燈下一群野獸向高寒節撲來，他拋了手中的劍，雙手蒙住眼睛，聽到許多牙齒在咬他的心，血嗒嗒地滴落在地上。

「綠燈亮了！」裝鬼的孩子大叫一聲。

高寒節急忙從地上拾起面具套在臉上，檢起竹劍，領導孩子們穿過馬路。

「我總以為自己沒沒無聞，想不到還有這些人知道我。」他想着慘然地笑了。

打鼓的孩子拉住了父親的袍袖，乞求地看着父親：「爸爸！我們回家吧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面具看着打鼓的孩子。

「剛才幾個同學從我身邊走過。」打鼓的孩子囁囁的。

「你只當沒有看到他們。」高寒節在面具後面皺皺眉，竹劍指向一家食品店。

孩子不語，低低地垂下頭。

「曹雪芹窮途末路創作了不朽的紅樓夢。梵谷生前只賣出了一張畫，可是，現在他的畫值幾十萬美金一張。蕭伯納沒有成名以前，他的作品到處碰壁，後來他成了名，從前被出版商退回的稿子，又被出版商搶購一空。我只要堅定意志和信心寫下去，終有一天我的作品會露鋒芒的。」

叮叮的鈴聲中放下了欄杆，他們的行列停在平交道的欄杆外，前後左右的人向他們投來好奇

的眼光，打鑼鼓的孩子恨不得把頭藏進褲襠裡。

「這裡最容易撞見熟人，千萬不要碰到壯志和志乾的老師和同學。」高寒節撩起藍袍罩着打鑼鼓孩子的頭。

叮呤叮呤。

「火車快點過去呀！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被貧窮逼出來的。詩聖老杜窮得餓飯，餉餐了一頓牛肉被脹死。唉！文人命裡註定要受窮吃苦，尤其不得志的文人。」

一隻手把打鑼的孩子從藍袍下面抓了出來，志乾回頭一看，倉郎一聲鑼掉在地上。

「高志乾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一位穿中山裝的中年人嚴厲地看着地上的鑼，又看着鍾馗的面具。

志乾看着自己的鞋尖，渾身哆嗦。

高寒節急忙摘下面具，赧然地向中山裝點點頭：「何校長新年快樂，志乾沒有作什麼不規矩的事情，家裡生活苦，下學期繳不出經費，我帶他們出來找幾個喜錢。」

「恭喜！哦！」何校長點點頭：「高先生你自己帶着孩子們，我就放心了，現在學生有許多不守校規，成天在外面胡鬧，尤其在假期中，很容易變成不良少年，影響校譽。」

「志乾平素在家裡很聽話，他在學校裡品行好嗎？」高寒節對中山裝說。

鳴——鳴。

「他在學校很守規矩，」何校長忽然想起了什麼，臉上的笑容展開了：「高先生，你的大作『父親』寫得實在好，道盡了作父親慈愛兒女的心腸，感人至深，本校有幾位不守規矩的學生讀了你這篇大作，感動得痛哭流涕，立志革面洗心，重新作人，報答父母對他們的愛心。本校教師已聯名簽署，建議教育部，把你這篇大作列為中學生必讀文選。」

廣囉，廣囉，廣囉。

何校長搖搖頭又說：「沒有想到高先生家裡生活負擔這樣重，這真是我們讀書人的悲哀，下學期我想辦法給志乾申請兩個獎學金。」

「謝謝何校長對小兒的愛護，志乾，今後你更要用心讀書。」

鈴聲把欄杆吊上去，人潮把他們沖過平交道，何校長折向中華路。

高寒節套上面具，竹劍指向一家香燭店。

「沒有想到我那篇『父親』居然能這樣影響人心，它能選作中學生的必讀文選，以後我的稿子的出路也許會好些，今後我必須更小心地寫，不能以稿費為着眼點，粗製濫造，要以鼓勵世道人心向上趨善為目標，這樣才不辜負那些愛戴我的人，這樣才對得起我的良心和兒女。」

小鬼匍跌倒地，志乾雙手送「福」，接過紅包往書包裡裝，他們往下一家商店走去。